

冉老师的理发剪

□冉启萌

“启萌，回家把理发工具都找出来带上。”住院的父亲轻声叮嘱我。我闻声心里一暖，也瞬间了然，久病卧床的父亲，又惦记着要亲手给弟弟启蕾理发了。

父亲这门理发手艺，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中期。那时，14岁的父亲在贵阳花溪清华中学勤工俭学，这所学校原为清华大学迁驻昆明时设立的附属中学，学子毕业后可免试直升清华大学。为培养学生自立自强，学校开展勤工俭学，专门聘请理发师教学生理发，学成后同学间可互帮互助。父亲心思灵巧，悟性高，没多久就熟练掌握了全套理发技巧。那个年代只有老式手工剪，一握一松，一推一抬，全凭手感把握力道。手法稍有偏差，就会夹住发丝，让人疼得“嗷嗷”直叫。可父亲手稳，给同学理发从不失手，总能剪得干净利落、舒舒服服。

1950年，父亲调任丰都县三元区双龙小学任教，也将这门手艺带进了乡村校园。当时，乡村百姓家境清贫，很多学生连学费都难以凑齐。父亲体恤孩子们的难处，用自己不多的薪资，专程去县城百货公司购置了手推理发剪、条剪、木梳、剃头刀、围布等一整套理发工具，无偿为学生理发。

起初，淳朴腼腆的乡村学生，对年轻冉老师的理发手艺半信半疑，大多推脱躲闪，不敢尝试。为打消学生们的顾虑，父亲便把我和年幼的弟弟当“试验品”，当着学生的面熟练操作。渐渐地，课余和放学后，学生们便成群结队来找父亲理发，就连学校附近的学生家长也慕名前来，请父亲帮忙理发。

理发的学生和村民越来越多，父亲一人常常忙得分身乏术，于是便动员母亲也学习理发。母亲欣然应允，没多久便熟练掌握了理发技艺。校领导十分赞许，将一间小小的空房作为专用理发室。从此，父母二人携手无偿为学生理发，被师生们戏称为“夫妻义务理发室”，这份温暖，在乡村校园久久流淌。

我至今仍清晰记得一件往事。一次，父亲为一位农村女生理发，发现女孩头皮上长满了脓疮，又脏又惹人心疼。父亲没有半分嫌弃，依旧耐心细致修剪完头发。然后打来温水，轻柔洗净女孩头皮的污垢，仔细清理脓疮，再敷上消炎药膏，日复一日悉心照料，直至女孩头皮彻底痊愈。

从小到大，我和弟弟的头发都是由父亲亲手打理。儿时的理发场景，历历在目：父亲左手轻轻扶稳我们的头，右手稳稳握着推剪，动作轻柔细致，一点点精心修剪，总能剪出匀称干净、清爽端正的头型。那时的我们尚且懵懂，只知理发是寻常小事，长大后才明白，一次次温柔修剪的背后，藏着最细腻、最绵长的父爱。

那个年代的理发，不讲究时髦，尤其是在乡下。参加工作后我就有些挑剔了，嫌父亲理的样式不好看，特意跑去国营理发店“开洋荤”，拉火夹子、整个“三七开”或“大包头”什么的，完了还喷上摩丝，弄得油光水滑的。父亲每每看见，虽嘴上没说什么，但从眼神中我还是读出了他的失落感和不高兴。

弟弟启蕾比我聪明，更理解父亲的心意，即便常年在涪陵工作，每次回到丰都老家，总会主动请父亲理发。他也从不挑剔发型样式，只要剪短就行。弟弟的这份迁就，或多或少弥补了我年少无知带给父亲的遗憾。

年岁渐长，我慢慢读懂了父亲数十年坚持义务理发的初心。他为学生、为家人理发，从来不只是为节省开支，更想用一言一行，教会我们勤俭朴素、自力更生、热爱劳动、质朴深厚的家风。

这份无偿助人的坚守，父亲坚持了一辈子。后来他调至县城任教，依旧保留着义务理发的习惯。城里的学生对发型更讲究，父亲便顺应他们的喜好，细心修剪出大家喜欢的样式。后来整理父亲遗物时，我发现一张上世纪80年代的老照片——父亲正专注地为学生理发，照片背面还有他工整的亲笔字迹“我在城一校给学生杨维舟理发”。从乡村校园到县城学校，数十年光阴，父亲给学生义务理发的善意从未停歇，直至退休后搬离校园，才渐渐停下了义务理发的脚步。

父亲一生爱惜工具，尤其珍视陪伴他多年的理发剪。每次用完，他都会仔细清理干净碎屑，擦拭整洁，给推剪涂上润滑油，再用干净毛巾层层包裹，妥善放置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几十年来，这把老旧的理发剪依旧油锃光滑，完好无损，用起来非常顺手。

那日，弟弟启蕾回到丰都，一下客车便立即赶到了医院。



海的声音

□杨玲红

小时居澜沧江畔，日夜都能听见澜沧江奔流的声音。那声音伴着马嘶鸟鸣，便觉是世上最动听的音符。

海第一次扎进心里，是幼年在布满青石片的山上玩耍时，无意间捡了一枚海螺。父亲说那是青藏高原从浩瀚大海中隆起的见证。那一刻，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个画面：青藏高原的山、森林、草原如澜沧江里的波涛一般，从无边无际的海水中不断涌现，涌现一个，便扎根一个，中间留出一条缝隙，让奔腾不息的江水蜿蜒流向有大海的地方。

真正看见海，是在一部电影里。听见海的声音，也是在电影里。片名早已忘记，但那个站在海边的小男孩，把海螺贴近耳畔时传出来的声音，深深扎进心里，久久不肯散去。

后来父亲到海南出差，带回几枚海螺，其中一枚海螺比成人的拳头还大。当父亲小心翼翼地帆布旅行包里将它们拿出，平铺在淡蓝色印花床单上时，两眼发光的我先向那枚大海螺伸出了手，迫不及待地，将海螺贴近耳朵，想尽快地聆听到海的声音。

“呼呼呼——”“呼呼——呼——”

声音自海螺里传来，我的眉眼随之舒展开来，以为那就是海的声音。后来才知，那只是海螺与耳朵的空隙间空气交流的声音，海的声音早在海螺离开海的那一刻，便悄然回归了大海。

原想将那枚海螺收为己有，让海的声音日日相伴，却不想父亲也钟爱那枚海螺。他似乎看穿了我的小心思，只让我们听了听、摸了摸，便收进了他与母亲的宝箱内。边收边说：“看看就得了，不要看到眼睛里拔不出来。”看着父亲将海螺锁进箱子那一刻，“所爱隔山海”的怅然之感溢满全身。看海、听海的声音，从此成了心中的执念。

于是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参加单位组织的旅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青岛，只为能聆听海的声音。

飞机飞临青岛上空时，透过机窗俯瞰青岛的海岸线，心已开始起伏。看不见海浪的涌动，海浪的歌声却已在耳边回响。放下行李，捏着一枚随身的小海螺便直奔酒店大门。门外，一片蓝灰色静静地泊着，空气中飘来一缕带着咸腥味的风——那是海的味道。手中的海螺仿佛有了生命，在掌心微微升温，一道声音在心底急切地响起：“大海，我来了。”

倚在栏杆上眺望，海水一波一波慵懒

地涌至岸边，然后在“哗——哗——”的叹息声中缓缓退去。看着它不急不缓的步伐，想起澜沧江、长江的海声，心里竟有些堵，想大声地喊：“海浪呀，你来得猛烈些吧。”

海没有让期盼的心失望。次日刘公岛之行，不仅看到了海浪撞击堤岸铿锵有力的进溅，也看见了炮台上那不屈的身影。站在古炮台前，听着不远处军港里的雄壮笛声，看着军舰航行涌起的波浪猛烈地击打着礁石，那一刻，我终于听见了电影里那只海螺所传递的真正声音，那是让人热血沸腾的声音。

后来独自一人曾到过涠洲岛。涠洲岛的海浪没有青岛的沧桑，蜿蜒的海岸线上也没有凌厉的巨石，在沙滩上踩出的每一个脚印都是泛着银白的柔光。

澜沧江，青岛，涠洲岛，海在不同地方，不同时节，演绎着不同的声音。

如今，脑海里偶尔还会闪现电影里那个男孩手拿海螺聆听的画面，也喜欢让去海边的朋友带回海螺与贝壳，它们被排列在书架上，放置在鱼缸里，摆在玻璃柜中。看见它们，仿佛又看见了海，又听见那遥远而熟悉的声响，从螺壳深处缓缓升起，像潮水一样漫过记忆的沙滩。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天幕展开(组诗)

□陈本布衣

日全食

才下午几点呢
太阳藏起身，天空暗下来
这一天突然变短
几只小鸟在林间跌跌撞撞
急于找到归巢
没几分钟，天又亮了
这太快的昼夜交替
搅得小鸟摇头晃脑
像是体内罗盘
在疯狂乱转

银河之光

一本厚厚的星册
在天幕展开
所谓人马座、蛇夫座的命名
不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那一束束从远古出发的目光
今夜抵达，带着探寻的神色
照见躺在草地上的我和你
仔细辨别后，它们确认——
不过是两粒肤色微黄的尘埃
只是这光，已无法将眼前所见
告诉二万六千年前的主人

六星连珠

“向右看齐”
——号令在百年前发出
六颗漂泊的行星
因为这场连珠盛事
飞奔了亿万公里
今夜它们顺着黄道列队
用光照，相互致意
世人眼里最浪漫的相遇
其实隔着永难够及的距离
短暂并肩之后，这六颗星
将奔赴各自命运的轨迹
世间所有交好，大抵如此

流星雨

英仙座，有一群贪玩的孩子
在向天幕扔火球
像我小时候
往湖面，投石子
他们喜欢看烟花绚烂
我喜欢听水声叮咚
不同的是，他们
一挥手，便是一颗星球
而我，只能扔颗小石头
相同的是，最后
都归于沉寂
（作者系重庆新闻媒体作协会员）

岁月与我的恩怨

□李美云

不打招呼就跑上我的额头
在皱纹崎岖的路上肆意奔跑
低级的驾照走上高速
还自以为是地向世人招摇
我随手翻看自己的往事
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的经历
不论是刻骨铭心的伤痛
还是把酒言欢的潇洒
不论是杨柳岸边的晓风残月
还是大漠孤烟直的西北边塞
都在抑扬顿挫中风化了满天星斗
我用薛涛笺写李清照的词
让那些出名扬万的金戈铁马
折戟在杨慎的临江仙中
然后转身走向李白准备好的将进酒局
把欧阳修的醉翁亭记
安放在桃花源的流水上
逍遥自在地游历万里红尘
所以不打招呼就来认亲的岁月
你就是一首韵脚不稳的残句
请在我的诗词之外
不要打扰我安然静享的时光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